

高力士傳

虬髯客傳

奇男子傳

蔣子文傳

杜子春傳

墨崑崙傳

陶峴傳

申宗傳

靈應傳



唐人說薈

四集之四

07136

唐人說薈目次

第四冊

高力士傳

虬髯客傳

奇男子傳

蔣子文傳

杜子春傳

墨豈崙傳

陶峴傳

唐人說薈

申宗傳

靈應傳

郭湜

張說

許棠

羅鄴

鄭還古

馮延巳

沈既濟

孫頴

無名氏

目次第

四冊

四集





高力士傳

唐 太原郭遵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栴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高力士傳

四集

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

高力士傳

二 四集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元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元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



張俞與黨錮之獄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  
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  
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  
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  
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頗有喪  
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  
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  
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

高力士傳

三 四集

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  
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  
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  
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  
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  
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  
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迴朕懷卿  
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十一年已前幸五

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  
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輸慮。難  
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  
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  
定。劫光翽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冀爾戎羯。乘我  
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  
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  
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  
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擐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  
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  
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  
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  
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  
高公曰。卿徃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尚亦有餘。  
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  
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  
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  
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



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  
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  
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  
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  
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  
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  
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  
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

高力士傳

五 四集

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  
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霑扈從皆同  
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  
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  
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  
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  
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宏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  
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  
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

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克謀逆計主以嚴莊僞敕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克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

### 高力士傳

六 四集

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次安於魏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克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



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

高力士傳

七 四集

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權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

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  
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土地吾頻讓與皇  
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慙我本懷進御  
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  
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  
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敕  
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間稱是啖庭瑤云  
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  
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

高力士傳

八 四集

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  
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會聞伏願得親辭  
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  
附克徒旣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  
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  
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  
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  
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燼眼落膜瘡染而朱虞謂同  
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



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雨京秤斤買五溪  
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  
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  
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  
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  
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  
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旣深哽咽成疾七月  
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  
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

高力士傳

九 四集

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  
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  
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襯發  
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  
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元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  
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  
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  
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  
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

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  
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  
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  
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  
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  
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元悟之女躬行  
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  
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克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  
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邱之獄旣無所措難以  
高力士傳

十 四集

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  
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  
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  
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  
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  
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鉉是也一郡王瑀是也  
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  
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  
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



同病者報以誌之况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  
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  
惡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傳終

高力士傳

士

四集

虬髯客傳

唐 張說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

虬髯客傳



一

四集

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



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雉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欷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

虬髯客傳

二 四集

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

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虬髯客傳

三 四集

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



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指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焯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

虬髯客傳

四 四集

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公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叩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

幅襖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愀然相見命其妻山拜盡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襲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旣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佳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

虬髯客傳

五 四集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費遂匡大業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成功也歸



告張氏具衣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虬髯客傳終

虬髯客傳

六

四集

奇男子傳

唐 許棠撰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  
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之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  
立功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  
蒙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于仲翔曰幸共  
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  
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  
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  
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  
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  
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  
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  
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  
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密功效承茲凱  
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鏤銘之日非敢

奇男子傳

一 四集



望也願爲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鴛鴦以  
望子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于李將軍召爲管記  
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  
反爲所敗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  
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疋保安旣至姚州  
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于保安  
略云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  
逢撓敗李公戰歿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海角顧生  
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  
奇男子傳

二 四集

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雁寧期于李陵  
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思老  
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  
之無從昨蒙枉問垂問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請爲  
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戎行非僕敢  
遺于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在積善果事期不人而  
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  
何異蠻俗以吾國相之姪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  
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

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倘吾伯父捐去廟堂難可諮啟卽  
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駭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  
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  
斯請而不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  
囚之監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毋落吾  
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  
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雋州十年不歸經營  
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  
在遂州貧賸仲翔遂與家絕每子人有得雖尺布升粟  
奇男子傳

三 四集

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  
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  
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  
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  
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  
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  
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  
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  
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



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視于公何俠義情深妻  
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今初到無物  
助公且于庫中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  
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  
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類方與保安  
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  
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于是令  
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于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于  
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

奇男子傳

四 四集

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  
生分義故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  
仲翔謝曰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造但  
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  
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重違雅意此女最小常所  
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  
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  
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  
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

曰吾賴其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  
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避授眉州彭山  
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于  
彼權宅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  
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醑畢乃出其骨每節  
皆墨記之盛于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于竹籠  
而徒跣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  
愛之如弟子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  
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  
奇男子傳

五 四集

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  
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于保安之子以報  
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  
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于  
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  
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經歲困  
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汝  
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于板以  
釘釘其足背釘達于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



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水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奇男子傳終

奇男子傳

六

四集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薄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乃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爲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

蔣子文傳

一 四集

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灘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



小作此輟行大爲不易可止宿也相問訊畢邈將適歸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踞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還歸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

蔣子文傳

二 四集

祀焉會稽鄧侯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乘船端正非常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帆空中下之嘗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





杜子春傳

唐 鄭還古撰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志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

杜子春傳

一 四集

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條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旣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盲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

杜子春傳

二 四集

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孀孤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旅櫬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旣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



丙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  
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  
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  
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  
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  
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  
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  
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  
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

杜子春傳

三  
四集

俄而猛獸毒龍後貌獅子蝮蛇萬計哮吼爭攫而前爭  
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旣而大  
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  
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  
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  
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  
春前長槍刃又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  
言卽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捺於堦  
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砍或

蒸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  
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  
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  
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咒且罵子春終不顧將  
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  
叫哭愈急急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人  
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  
乃雲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確搗磔磨  
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

杜子春傳

四 四集

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  
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  
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墮入墮牀痛苦  
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曰  
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  
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  
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  
生儀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  
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



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  
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  
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于石上應手而  
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  
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  
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  
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  
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  
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杜子春傳

五 四集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  
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  
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忘誓  
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馮夢龍曰道家云丹將成魔輒害之蓋鬼神所忌  
也愚謂不然種種諸魔卽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  
夢感絲未忘情至人無情所以無夢子春之遇夢  
也七情中各有未臻豈惟愛哉特以子春爲一則

耳

終

墨崑崙傳

唐 馮延巳錄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時常山縣邑屢爲晉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救之，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

墨崑崙傳

四集

燕王之德，椎牛釀酒，大犒于臺城，輦金二十萬謝之。燕王歸及境，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園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方幼，可圖，乃伏甲誘而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卽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忽大風并黑雲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卽挾負趙王。



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  
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  
燕王燕王退走于東園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  
哭于庭兼令具以禮殮仍使告于燕主匡儁匡儁忿其  
兄之見殺卽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  
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  
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王既免  
燕王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  
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  
墨崑崙傳

二 四集

享其富貴當時間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  
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李摩雲 以下附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  
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  
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  
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  
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  
能攻取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歷官至侍中後自

唐仕梁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鞞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在長安與壯士魏宏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因會飲日暝獨持兩牀降階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

壁龍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躡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鞞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雙

墨見倫傳

三 四集





陶峴傳

唐 沈既濟撰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  
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  
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  
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  
於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  
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  
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

陶峴傳

四集

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  
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  
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  
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  
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  
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  
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  
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  
回棹，下白芷入栢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



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時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啗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遑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

陶峴傳

二 四集

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人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

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陶峴傳

三

四集





申宗傳

唐 孫願撰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背鹿茸囊，顏甚悅懌，肯趨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遁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趨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

申宗傳

一 四集

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簞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于荊州，夜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百千，吾乃詣占夢者于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

于拔剔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卽可矣壽有  
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食多尋異書  
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  
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  
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  
聲因矍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  
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  
青帔亦長二三寸馮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  
吾自堯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  
申宗傳

二 四集

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堯元國來二童  
子曰堯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  
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  
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從吾遊或能便留  
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  
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  
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  
知所之顧見向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君旣至此盍從  
吾謁蒙元眞伯蒙元眞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



碧垂翠簾帷帳，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卑賤萬品，聿臻于此。實由冥合，況爾清節躬誠，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錄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二童子見詩，怒曰：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

申宗傳

三

四集

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卽君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是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兜元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因吐珠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身輕神旺，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其夕佐略寢，及覺已

失叟所在

申宗傳

四

回集





唐 無名氏撰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徃徃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被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聆響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竒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

靈應傳

四集

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雷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

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卧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寃抑之懷，訴諸明公。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寶主之禮，願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榮發有託，百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臧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漚桑榆墻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職實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孳綿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沉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人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王第七女，以求異



寶尊問家仇庾毗羅自鄆縣白水耶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傾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邵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尊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

靈應傳

三 四集

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貽天譴覆宗絕祀削跡除名惟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自剗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

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那縱兵相逼  
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  
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  
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重所辱  
縱沒於泉下無面見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  
中河髮彼兩髦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  
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徵強暴之男不能  
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  
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  
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  
輒具志誠幸無見阻竇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  
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  
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  
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  
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  
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



不暇嬰城迫於走免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莘氏爲春秋之強國中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靈應傳

五 四集

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汚瀆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其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

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率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徑行於帷幌之間。有如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辭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靈應傳

六 四集

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廻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廟之間。天明亦寤。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



見其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欸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愴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慙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于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

靈應傳

七

四集

謀之將俛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塲灑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竇驚嘆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改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

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于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靈應傳

八 四集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脩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旣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主之間，隆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昇自西階，見紅



粧翠肩，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樓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羞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朝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

靈應傳

九 四集

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侍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嫠，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資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

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則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搗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

靈應傳

十一 四集

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等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旛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



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覺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隣重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雉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矣永言期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拜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鐘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

靈應傳

十一 四集

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寤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泊遭蠹案謹譎于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挾泰山以壓卵決東河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

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逼而視之鄭承符也  
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秋俄  
頃悄無見



07136



